


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

A Study on the Ethical Value of
British Children's Fiction



英国儿童小说的 伦理价值研究

● 王晓兰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

A Study on the Ethical Value of
British Children's Fiction

英国儿童小说的 伦理价值研究

王晓兰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儿童小说的伦理价值研究 / 王晓兰著. —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2

（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

ISBN 978-7-5622-8004-0

I. ①英… II. ①王… III. ①儿童小说—小说研究—英国
IV. ①I561.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4931 号

英国儿童小说的伦理价值研究

© 王晓兰 著

责任编辑：邢雅鑫 刘晓嘉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甘 英 胡 灿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1367（发行部）

传真：027-67861321

网址：<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武汉华工鑫宏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4.75

字数：230 千字

版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王晓兰博士的学位论文《英国儿童小说的伦理价值研究》即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不仅是她读博期间深入研究英国儿童文学的主要学术成果，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英国儿童小说的学术专著。作为她的导师，我对她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开创性成果由衷地感到高兴，对她这部学术专著即将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

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是息息相关的，儿童教育的需要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教育的重要资源，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19世纪初，英国儿童文学家萨拉·特里莫夫人就创办了儿童文学评论刊物《教育卫士》。尽管如此，儿童文学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吸引广大研究者进行研究。直到20世纪后半期，儿童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才得以开创。20世纪70年代，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学会这个重要的学术组织在美国的成立，《儿童文学教育》《狮子与独角兽》等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刊物的创刊，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的交流与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儿童文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术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有关儿童文学的研究，大多数采用诸如精神分析、性别政治、叙事策略、殖民权力话语等成人文学研究常用的方法与范式。这类研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但这些研究成果与其说是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收获，不如说是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巧妙利用，未能从根本上揭示儿童文学的独特属性与内在价值。

由“儿童”和“文学”这两个概念合而为一的“儿童文学”，是以其独特的受众来命名的特殊文类。鉴于儿童读者在生活阅历、认知能力、理解能力、道德意识等方面都与成人读者迥然有异，儿童文学的本质特点、功能价值也就与成人文学迥然不同。生搬硬套成人文学的研究方法来解读儿童文学文本，无法准确地把握儿童文学的特质，难以准确地揭示儿童文学的价值。正因为此，学界对儿童文学存在不同

程度的误读，甚至提出过不少奇谈怪论。譬如，有论者认为儿童文学的本质是儿童性意识的表达，也有人高调标榜儿童文学的娱乐、消遣价值。同时，也有人竭力否定儿童文学的伦理价值，认为把道德教诲融入儿童文学是儿童观念落后的体现。有人甚至声称试图在儿童文学中挖掘道德含义的做法是对儿童文学乐趣的暴力破坏。总之，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的确有一种否定儿童文学的教诲功能和伦理价值的倾向存在。

王晓兰博士在研究中试图对儿童文学正本清源，明确指出否定儿童文学教诲功能的学术倾向是不利于儿童文学健康发展的，认为当下不少学者秉持的“只有顺应儿童天性的儿童文学作品才是优秀作品”这种观点，是对儿童天性和儿童文学的极大误读。不管是儿童文学作家还是学者，的确应该关注儿童的自然天性，但这不是对儿童加以放纵的借口。恰恰相反，关注儿童的自然天性，是需要借助儿童文学来对儿童进行教导的根本理由。就此而言，王晓兰博士的选题和研究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紧迫的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乱象的拨乱反正。她对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当前国内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毫无原则地回避甚至摒弃伦理价值的倾向，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她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从学理和实践两个方面重新评价儿童文学，试图建立新的儿童文学评价标准，表现出一位人文学者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王晓兰这部著作坚持一种理论预设，那就是把儿童看成理性有待唤醒的自然人，认为儿童文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对儿童进行认知的启迪、情感的熏陶和道德的教诲，使儿童“在‘悦读’中成长”。这部著作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理论上坚持儿童的二元人格结构，把人看成“由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两部分组成”的“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①。在这个二元结构中，人性因子是人的社会属性，是在教诲过程中出现的能够导致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是人身上才具有的伦理意识和理性意志。兽性因子则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是人在进化过程

^①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1页。

中动物性本能残留的表现。儿童作为初涉人类社会的成员，典型地表现为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尚未接受伦理启蒙的婴幼儿虽然是生物意义上的人，但在伦理意义上更接近于动物。在婴幼儿阶段，主导婴幼儿行为的力量不是社会规范或者伦理意识，而是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本能，他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动物性本能驱动的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化成熟程度的提高，儿童的本能逐步让位于理性，他们身上的动物属性也逐渐隐退，通过道德意识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逐渐显露出来。儿童身上动物属性的弱化和社会属性的强化是儿童道德化的结果。在社会化过程中，儿童习得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特定知识、技能、语言、规范、价值观，形成道德成熟的基础和人格特征。儿童的社会化是一个逐步适应社会并积极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其核心是道德化，即逐步摆脱动物性本能的控制而获得在人类社会立足生存所必需的理性，而理性的基础就是伦理意识和明辨善恶是非的道德能力。善恶意识和伦理情感是人的社会属性的表现，是儿童道德化过程中的产物。对儿童来说，道德化就是一个学习和内化特定社会的道德规范的过程；对社会而言，道德化是一个帮助儿童学会如何约束本能、培养道德观念的过程。儿童在进入社会之前，往往受到与生俱来的本能支配，但要在社会和集体中生存与发展，人就必须接受社会的道德规范，形成伦理认知，发展道德情感和理性意志。显然，王晓兰博士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儿童及其成长规律的理解，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儿童文学的价值。

在儿童道德化过程中，儿童文学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谁都无法否认，给儿童讲故事是对儿童进行智慧启迪和伦理启蒙的重要手段。纵观古今中外的父母和教师，他们教育儿童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儿童获得启蒙和教诲。古代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就是儿童文学最早的雏形。儿童文学对儿童的启蒙与教诲，不是通过生硬的说教实现的，而是借助儿童文学作品中各种艺术形象，通过体验和感悟实现的。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建构了无数生动有趣的艺术形象，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读者在美与丑、善与恶、勇敢与懦弱、正义与邪恶的直观对照中获得智慧的启迪、心灵的净化、境界的提升。简而言之，儿童文学作品通过对读者认知的启迪、情感的熏陶、道德的教诲、伦理角色的认同，从而对儿童的精神成长起着潜

移默化的引导作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然是以其伦理价值为前提的，英国的儿童文学在这方面尤为明显。在英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尤其是作品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伦理价值。因此，对英国儿童文学的伦理价值进行深入讨论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其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而且能够为我国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有益的借鉴。

王晓兰博士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首先，这部专著从理论上纠正了人们对儿童自然天性的流行看法。她在著作中强调，儿童的自然天性表现为动物性本能与伦理蒙昧，因而需要通过儿童文学进行伦理启蒙。由于天性使然，儿童的思维缺乏理性，行为往往有违道德规范。在儿童的自然天性中，“自然”这个词往往等同于未经雕琢的原始本能，它与“文明”或“道德”进步是相对立的。“自然”不是文明，而是一种伦理上的蒙昧，因而“自然”需要在文明社会中经过道德的启迪转变为文明。“自然”是原始的和缺乏伦理的一种状态，而并非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认为只要是自然的，就必然是文明的。事实上，儿童的自然状态需要通过改造才能变为文明。文明既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道德规范的结果。人类社会只有进入文明以后，才能自觉摒弃以自然为基础的丛林法则，避免丛林野兽之间那种自然状态下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儿童文学的重要价值，就是帮助儿童在社会环境中道德化，即帮助儿童逐步理解社会规范、发展善恶观念、形成伦理意识而转化为文明社会中获得人性的人。对于儿童在自然天性驱动下表现出来的本能欲望和非理性欲望满足的方式，应当予以教育和纠正。

其次，这部专著从理论与实践上肯定英国儿童小说的教诲功能与伦理价值。长期以来，有关儿童文学的研究一直陷于审美主义的陷阱不能自拔，因此王晓兰博士的著作有利于矫正当下中国学界要跟儿童文学教诲功能“彻底决裂”的盲目倾向。无论是写给儿童阅读的文学还是写给成人阅读的文学，其伦理价值都是教诲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伦理价值是通过审美过程实现的，儿童文学同样如此。因此，王晓兰博士对英国儿童文学的教诲功能与伦理价值的肯定，是对当下学术界过度强调儿童文学娱乐功能的反拨，是对儿童文学审美批评的纠偏，在学术上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王晓兰博士在儿童文学研究方面能够取得突破，与她采用了恰当的研究方法、正确的研究思路和她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坚守是分不开的。自2009年来华中师范大学访学开始，她就明确将儿童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把英国儿童文学研究作为自己重点突破的方向。此后，她一直在这个领域潜心研究，积极向国内外儿童文学研究界的同行认真请教、虚心学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她赴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访学，在这个引领世界学术研究的著名学府学习了一年。她在剑桥大学刻苦学习，认真研究，不仅熟悉了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而且有机会与国际一流的儿童文学研究专家进行交流与对话。在访学期间，她对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尼古拉耶娃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对欧美当代儿童文学现象、儿童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儿童文学研究的趋势、当下儿童文学的研究热点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篇访谈后来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3期上。这些学术研究活动，为她完成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国儿童小说研究”以及高质量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晓兰博士在研究中充分发挥了外语优势，研读了大量的英文文献。她在研究中不仅对《哈利·波特》等21世纪流行的英国儿童小说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而且对18世纪的《秀鞋玛格丽》、19世纪的《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20世纪的《丛林故事》等英国不同时期的具有突出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释，力求系统地展现英国儿童小说的全貌。可以说，她的这部学术专著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英国儿童小说的学术专著，而且是第一部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研究儿童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儿童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拓荒之旅的意义。

王晓兰博士的学位论文曾获得了盲评专家的一致好评，也获得了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的称号。但是白璧微瑕，她在论文中未能将英国儿童文学中的伦理价值与世界其他国家儿童文学的伦理价值进行比较研究。有关英国儿童文学所具有的伦理独特性，还需要进一步总结和归纳。此外，尽管儿童小说是儿童文学中最主要的文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小说的研究来窥视儿童文学的总体特性，但她毕竟没有把儿童诗歌、儿童戏剧等其他儿童文学类型纳入研究范畴。作为导师，我在祝贺王晓兰这部研究英国儿童文学的学术专著出版的

同时，也希望她不要就此止步，而是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在儿童文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对她这部即将出版的著作中未能解决的问题继续探索。我期待她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超越他人，也不断超越自己，在儿童文学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聂珍钊

2017年6月于杭州

目 录

绪论	(1)
一、儿童文学的价值判断	(1)
二、研究理据与预设	(6)
第一章 动物故事与儿童的伦理启蒙	(18)
第一节 动物故事与儿童的伦理认知启蒙	(19)
一、《丛林故事》：身份认同与伦理选择的寓言	(20)
二、《柳林风声》：儿童伦理认知启蒙的教科书	(32)
第二节 动物故事与儿童的伦理情感启蒙	(43)
一、道德训诫故事：培养向善的道德情感	(43)
二、《黑骏马》：动物视角与儿童情感的道德化	(51)
第二章 奇幻小说与儿童的道德内化	(61)
第一节 反社会形象及其道德劝诫价值	(63)
一、小霸王形象：自然天性的放纵	(64)
二、伏地魔的毁灭：自私欲望的代价	(72)
第二节 亲社会形象及其道德示范价值	(79)
一、好孩子查理：美德的报偿	(79)
二、少年哈利：社会认同的道德英雄	(84)
第三节 迷途知返的回头浪子形象及其道德动因	(89)
一、迷途知返的罗思：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	(90)
二、改过自新的埃德蒙：从道德蒙昧走向道德成熟	(95)
第三章 学校故事、冒险故事与儿童的道德身份认同	(103)
第一节 女生故事：英国淑女楷模	(105)

2 英国儿童小说的伦理价值研究	
一、《女教师；或小型女子书院》：家庭天使形象	(107)
二、《小公主》：道德天使形象	(117)
第二节 男生故事：英国绅士榜样	(124)
一、英国的公学精神与绅士伦理	(124)
二、《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年轻绅士的培养	(130)
第三节 冒险故事：冒险英雄与绅士品格	(141)
一、《珊瑚岛》：冒险英雄的社会价值取向	(142)
二、《金银岛》：冒险英雄的个人价值准则	(147)
三、《所罗门王的宝藏》：冒险英雄的绅士理想	(152)
第四章 科幻小说与儿童科学伦理观念的建构	(161)
第一节 科学与道德的背离及其伦理警示价值	(162)
一、科技的滥用与文明的倒退	(164)
二、享乐主义与人类的退化或终结	(171)
三、科技与政治的合谋：人类的恶托邦梦魇	(179)
第二节 科学家形象及其伦理启示价值	(182)
一、理性的科学选择与正面的科学家形象	(183)
二、任性的科学选择与负面的科学家形象	(189)
三、科幻小说中的科学伦理及其启示	(193)
结语 在“悦读”中成长	(203)
参考文献	(210)
后记	(224)

绪 论

一、儿童文学的价值判断

过去三十多年间，娱乐化、热闹派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与消费。这类充满游戏精神的作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过度以政治为导向的文学创作和消费状况的反拨和矫正，这种现象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有其历史进步性。热闹派儿童文学契合了儿童的心理特点，顺应了儿童的自然天性，让小读者在鸡飞狗跳的情节推动下获得阅读快感，有助于儿童读者在欢声笑语中获得快乐与宣泄。诚如汤锐在评价瑞典儿童文学大师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 1907—2002)的热闹派童话《小飞人卡尔松》时所言，“哪里有卡尔松，哪里就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哪里有卡尔松，哪里就激起笑声一片”^①。对于那些不堪学业重负或者心灵受到压抑的儿童读者来说，这类“童心主义”的作品确实有一定的缓解情绪的作用，容易受到其喜爱。

追求逗乐、搞笑、热闹效果的儿童文学作品占据中国儿童文学市场半壁江山的现象背后，隐藏的价值判断是对儿童文学“教化功能”的唾弃与颠覆。正如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的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发现：“现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似乎有一种趋向，就是安徒生的种种品质和情调，比如忧伤、美感、悲悯、纯净、高雅，正从儿童文学的文字世界中褪去，代之而起的是喧哗、热闹、空洞的傻笑。”^②当下许多新潮的作家和学者唾弃儿童文学的教化价值，标榜儿童文学的价值在于“娱乐、消遣少年儿童，以激发少年儿童丰富的想象力，确保少年儿童得以在所谓童话般晶莹剔透的世

① 汤锐：《童话应该这样读》，南宁：接力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② 张健：《以文为家，以笔为马——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访谈》，《人民日报》，2016年4月14日24版。

界里率性而为”^①。热闹派文学有其优点，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当下儿童文学界过分推崇儿童文学的娱乐功能、颠覆儿童文学的教诲功能，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忧虑和反思。对教化功能的颠覆，催生了一大批思想平庸、格调不高、人物形象模式化的作品充斥市场。这类作品在市场上确立了流行地位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少作家和出版商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把“搞笑”“逗趣”等娱乐化手段当作争取市场份额最大化的策略。张国龙不无忧虑地指出：“儿童文学作家们殚精竭虑，竞相取悦、纵容孩子。这绝非危言耸听，许多作家的作品的确呈现出‘以张扬童心、个性为幌子，一不小心则变相教唆孩子不学好’的态势。”^②这类追求热闹、逗乐效果的作品过度迎合儿童读者的口味，对儿童文学娱乐功能的过度推崇不利于少年儿童读者欣赏趣味和阅读水平的提高。热闹派作品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容易使读者的阅读选择面狭窄，阅读和欣赏趣味模式化，只对逗乐、搞笑的热闹故事感兴趣，拒绝阅读其他有思想、有深度的优秀作品。

对于儿童文学当前这一令人担忧的局面，我们没理由归咎于作者，因为作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有理由去迎合读者；也无法怪罪出版社，因为出版社作为商业机构，有理由出版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巨额收益的畅销读物。需要对此进行检讨和反思的，是参与社会价值建构的人文学者。他们有义务立足于自己的研究，纠正一些关于儿童文学的偏颇论调，为儿童文学正本清源，为儿童的阅读选择提供正确的理论与舆论导向。但遗憾的是，对于上述现象，不少学者不仅听之任之，而且推波助澜。张国龙观察到，“自新时期以降，大多数论者、作者便羞于谈论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视教化功能为洪水猛兽，甚至把教化功能当作评判作品优劣的标杆”^③，认为在创作中灌输道德观念的做法是儿童观念落后的反映。否认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这种倾向，对儿

① 张国龙：《在颠覆中承接：儿童文学“教化功能”刍议》，《艺术广角》，2005年第3期，第10~11页。

② 张国龙：《在颠覆中承接：儿童文学“教化功能”刍议》，《艺术广角》，2005年第3期，第11页。

③ 张国龙：《在颠覆中承接：儿童文学“教化功能”刍议》，《艺术广角》，2005年第3期，第11页。

童文学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认为那种充满搞笑、逗乐或者恶作剧成分的儿童文学作品顺应了儿童的天性，是对儿童文学的极大误读。儿童的自然天性不是对儿童加以放纵的借口，而是需要对儿童进行教育和引导的根本原因。诚如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所言：“儿童文学不是恶作剧文学，不是低级地装疯卖傻的文学。”^①曹文轩一语道出儿童文学的真谛：“儿童文学应是一种培养他们高雅趣味、高贵品质的文学，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们天性的文学。”^②

那些热闹的文学作品重复塑造的一系列虽然心地不坏，但闹腾、顽劣的儿童形象，可能会对精力旺盛、活泼好动、模仿能力强但理性薄弱的少年儿童读者形成一些负面的影响，阻碍他们的社会化发展。凸显游戏精神、追求娱乐效果的儿童文学作品强调尊重儿童的自然天性，却忽略了少年儿童其实也是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这一重要事实。儿童是否能够像热闹派童话中的主人公那样，仅仅依靠无拘无束的天性、无所顾忌的鲁莽或我行我素的本能遗世独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毕竟儿童未来的生存与生活“需要借鉴人类代代所积淀下来的处世哲学精髓”^③与明辨善恶的理性。这些精髓和理性不会平白无故地进入儿童的大脑，而是需要学习和内化。儿童身上那些动物性本能是与生俱来、无需学习的，但儿童将来在社会上立身处世所需要的社会规范、善恶观念、道德意识却需要不断地学习才能获得。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儿童获得“处世哲学精髓”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聆听或者阅读优秀的作品，从中获得“无私、真挚、同情弱小、扶危济贫、反对强权、抵制霸道、追求平等、向往自由、尊重个性、呵护仁爱之心”之类的“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④的道德品格。

在对当前儿童文学现象的担忧和思考中，笔者不断地自问：在大量“反教诲”姿态的儿童文学作品占据半壁江山的儿童文学市场，是否

① 周益民：《梅子涵教授访谈录》，《语文教学通讯》，2008年第7期，第5页。

② 张健：《以文为家，以笔为马——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访谈》，《人民日报》，2016年4月14日24版。

③ 张国龙：《在颠覆中承接：儿童文学“教化功能”刍议》，《艺术广角》，2005年第3期，第11页。

④ 曹文轩：《文学：为人类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第1页。

应该也有“教诲派”文学的一席之地？在多数学者一边倒地鼓吹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挞伐其教诲价值的当下学术语境中，是否也应该适当地审视儿童文学的伦理功能？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读者进行伦理教化，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儿童观念的落后或者倒退？从伦理角度来解读儿童文学文本，是否真的就是对儿童文学乐趣的暴力破坏？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开始把目光投向英国的儿童文学。本书选择英国儿童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虑：

首先，英国儿童文学有着远比其他国家的儿童文学更加悠久的教诲传统和更加厚重的伦理价值。与欧洲大陆的儿童文学作家相比，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肩负起了教化儿童的社会使命。英国儿童文学不仅因教诲目的而诞生，而且因其丰富的伦理价值而走向繁荣^①。尽管英国的儿童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岁月^②，但国际儿童文学界一般把18世纪中叶——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y, 1713—1767)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开始印刷和销售儿童读物的1744年看作现代儿

-
- ① 英国儿童文学的雏形是18世纪的宗教和道德训诫故事，当时的清教作家们旨在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培养儿童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以及诚实、善良、同情等美德，因此英国文学就是因教诲的目的而诞生的。纵观3个世纪以来英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像《查理与巧克力工厂》之类蕴含着惩恶扬善的伦理信息的文本，一直是英国儿童文学的主潮。根据克里斯汀·霍尔和马丁·克勒斯在20世纪末对儿童的阅读选择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发现，主导当代英国儿童文学市场的还是那些充满教诲内涵的作品。众所周知，罗尔德·达尔的作品字里行间都弥漫着道德内涵，却赢得了世界各国儿童读者普遍的青睐。在霍尔和克勒斯调查的“你最喜欢的作家”(第48页)排行榜上，达尔高居榜首；在“10岁男孩最喜欢的作品”(第33~34页)榜单的前20名中，有11部是达尔的作品；在“10岁女孩最喜欢的作品”(第38页)榜单的前20名中，达尔的作品占据7部。此外，在“14岁男孩最喜欢的作品”(第36~37页)榜单上，达尔的3部作品赫然在目，在“12岁女孩最喜欢的作品”(第40~41页)榜单的前20名中，达尔的作品占据6部。详见Christine Hall and Martin Coles. *Children's Reading Choice*.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9.
- ② 如1563年，约翰·福克斯(John Foxe)专门为儿童读者印刷了《殉教者书》(*Book of Martyrs*)，这是英国较早的专门为儿童设计的读物，该书在此后的很长时期一直是英国新教家庭儿童的宗教启蒙和识字读本。

童文学诞生的标志^①。纽伯里在创作和出版儿童读物的过程中坚定地践行“寓教于乐”的理念，把儿童文学定位为对儿童读者进行教化的有益工具。在他出版的第一部儿童读物《漂亮的袖珍小书》(*Little Pretty Pocket Book*, 1744)的封面上，就赫然印上了“寓教于乐”(To Instruct and Delight)字样，强调以儿童为受众的读物的价值，在于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对儿童进行教诲。帮助儿童读者掌握社会的伦理规范、形成伦理意识，是很多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自觉承担的艺术使命。无论是特里莫夫人(Sarah Trimmer, 1741—1810)等18世纪道德训诫故事作家，还是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 1916—1990)之类的20世纪流行儿童文学大师，他们大多数是洛克经验主义教育哲学的忠实信徒。他们在洛克“寓教于乐”的猎猎旗帜下，创作出众多趣味性和教育性并重的儿童读物，对世界各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读者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在20世纪这个大力宣扬解放儿童天性的时代语境下，我们也不难发现，像《纳尼亚传奇》《哈利·波特》《黑质三部曲》之类风靡世界的当代英国流行儿童文学作品中，依然流淌着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道德信念，依然弥漫着悲悯、同情、羞恶等道德情怀，依然传递着善良、勇敢、正义、公正等正面的道德能量。

其次，较之于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的儿童文学，英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伦理语境和主流价值观念在英国儿童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更加鲜明的痕迹。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清教伦理、殖民主义伦理等曾经主导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在英国不同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譬如，洛克寓教于乐的经验主义教育哲学，不仅影响了特里默夫人的儿童文学创作，更对世界儿童文学出版先驱约翰·纽伯里的儿童文学出版事业产生过非同寻常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① 约翰·纽伯里开创了现代儿童文学出版事业的先河，极大地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发展。英国儿童文学史学家哈维·达顿把纽伯里开创英国儿童出版事业的1744年，类比为“征服者威廉”开创英国封建王朝的1066年。参见 Frederick J. Harvey Darton. *Children's Books in England*. Cambridge: CUP, 1982, p. 7. 美国于1921年创立“纽伯里儿童文学奖”(Newbery Medal)，以纪念他对儿童文学事业的伟大贡献。

响。此外，18世纪涌现的那些宗教劝诫故事和道德训诫故事深受当时英国社会主流的清教伦理的影响，旨在对儿童进行伦理教化。作家、家长和教师都希望儿童通过阅读这些文本而“掌握一位诚实的基督教徒的行事规则”^①。清教伦理倡导虔敬、谦卑、谨慎、勤勉、节俭等美德善行，英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深受英国清教伦理思想的影响，把培养儿童读者虔诚、勤勉、谨慎的美德当作重要的伦理目标和艺术追求。英国的学校故事和冒险故事则传递了殖民主义伦理观念，但年幼的读者可能不太关注成人社会中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而是认同那些故事中的艺术形象和道德身份所传递的正直、勇敢、坚毅、忠诚等高贵品格。

第三，英国儿童小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可以通过英国儿童小说这一竹管，窥见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概貌。英国早在1744年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儿童文学出版机构，并由此形成了成熟的儿童文学出版机制，对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英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繁荣的历程，常被看作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缩影。因此，英国儿童文学可以作为对儿童文学进行考察的重要样本，可以通过对英国儿童文学的研究，管窥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概貌。在中国当下儿童文学消费环境和学术语境中，通过分析和阐释英国儿童文学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来审视儿童文学的本质与属性、挖掘儿童文学内在的功能与独特价值，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儿童文学的本质，而且可以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消费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英国儿童文学在读者中间的强大影响与它在我国学术界被长期冷落的研究现状形成鲜明对比。我国每年关于英国成人文学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英国儿童文学这个拥有数亿名小读者、产生过强大社会影响的文学领域却被视为“小儿科”，极少纳入学者的学术视野，是文学研究领域“几乎被遗忘的角落”，本书试图在英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做一些尝试性的研究。

二、研究理据与预设

“儿童文学”这个概念由“儿童”和“文学”两部分构成，是以其独特

^① 菲力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沈坚、朱晓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